



巍巍马鬃山上每年的野玫瑰在大山贫瘠的土壤里静静的发芽、吐绿、开花、结果，她没有牡丹的骄人艳丽，更没有青松的挺拔高大，她和小草一样无人知晓，但在春风的抚慰、阳光的照耀下，默默的为大山增添一丝姿色。就是在这座大山里，有九名矿山女工，她们像野玫瑰一样，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勤恳工作，敬业奉献，无怨无悔，为矿山的不断发展释放自己的活力，绽放自己的青春。

她们就是选矿部女职工，分别在综合事务、天车、维修工岗

位。瞧，我们的安全综合组长，峨口铁矿唯一在此岗位的女领导。2010年从矿安全科调到破碎作业区主管安全工作，2012年因工作需要调选矿部安全综合组，一直从事安全和综合事务管理工作。安全工作必须有清晰的管理思路，通过各种易于接受的活动不断提高员工安全防范意识，通过演练、应急处置救援等实操来提升员工操作技能水平，更要通过严格的管控、有效的落实确保安全工作的长效机制。说话干脆利落、做事雷厉风行，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考核并重，是她工作的

真实写照。正是在她的影响和感召下，我们五名综合员在纷繁复杂的各项工作中，尽职尽责，精益求精，以一种坚强的干劲和韧劲对待各项工作，以最快的速度 and 最准确的数据完成各项工作。再看我们的女天车工，连续三年在矿技术比武竞赛活动中获得第二、第三名的优异成绩。

我们这些工作在大山深处的女工，像野玫瑰一样，无论寒冬还是盛夏，不负众望，在自己最平凡的岗位上，向榜样看齐、向工匠学习，敢于创新，奋发向上，为矿山高质量发展一如既往地绽放自己。

## 难忘『地下工作』的岁月

刘敏

在太钢热连轧厂工作已经27个年头了，从当年的“小刘”一晃儿成了“刘姐”、“刘师傅”。近来，更被作业区新入职的青工大声直呼“刘姨”，叫得人心头一个激灵……。时间，仿佛一把无形巨手，推推搡搡着，踉踉跄跄地，就从当年“花骨朵”一般的少女一步跨进了中年妇女的行列……。光阴倏忽而过，悠悠往事被时间的凌厉割成碎片，难以串成篇幅。

但有些经历却终身难忘。只要你愿意静心回味，那些凿刻在生命中的，无论是苦痛亦或欣悦的过往总会跳出来，猝不及防地突破思想的闸门，瞬间唤醒记忆，重现旧日光影。就如此时坐在电脑前的我，思绪滔滔，努力拣拾、拼凑着岁月遗留的片断的时候，就那么自然地想起了刚刚入厂时做“地下工作者”的那段经历。

之所以被称为“地下工作”，是因为刚入厂时我的岗位是“油库运行工”。热连轧厂油库位于轧线地下八米深，一道狭窄的楼梯从地面直通油库大门。在这光线幽暗的地下工作，见不到阳光，更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油库运行工们统一被在地面工作的工友们戏称为“地下工作者”。更有颇具幽默感的同事直呼自己为“油耗子”。不错，刚刚参加工作，年仅十九岁的我，成了一名每天游走于地下的职业“油耗子”，并且一干就是十二年。因为这一绰号太过贴切和形象，以至成了伴随我整个青春岁月的特定符号。

1992年，技校毕业的我和一帮风华正茂的同龄人一起迈入了热连轧厂的大门。虽然参加工作了，但那时的我们还只是一群“孩子”，相较现在的年青人，无论思想、见识都要幼稚而青涩得多。那时热连轧厂正在筹建中，眼前的一切是那么新鲜而美好。阳光下，连绵至远的厂房如壮阔的银色海洋；厂房内，全自动控制的日本进口轧钢设备代表着国内同行业最先进水平；公司上下的殷殷期望，热连轧创业者的踌躇满志，令年青的我们摩拳擦掌，兴奋不已，个个跃跃欲试，想要在这被誉为太钢“半壁江山”的热土上大展拳脚，实现青春的抱负。

可是，当分配岗位的时候，我和同班的八个女同学却被分配到了当时的机械车间，岗位是“油库运行工”。记得第一次下到八米深的地下油库参观时，我们懵了。沿着铺满花纹钢板的楼梯往下走，刚进油库值班室大门，一股刺鼻的工业油脂的味道扑面而来。昏暗的光线下，几盏罩着铁丝网的白炽灯忽明忽暗地闪着，将密密匝匝状如蛛网的管道和体型庞大的油箱的影子长长短短地投射在了暗沉的地面上。纵横交错的管道下，为地面轧钢设备供输油液的各种稀油、液压、干油润滑设备密密排列，日夜轰鸣，设备运转散发出的热量令原本就密不透风的房间里流淌着令人昏昏欲睡的燥热的气流，置身其间只感觉头晕目眩……

回到家里，我向母亲哭诉着工作环境的恶劣，坚决要求家里人帮忙调换岗位。母亲只是无声叹息，低头不语。那一刻，初识人生的无奈。好在油库运行工作内容并不繁杂，日常工作就是按时点检设备，观察、记录油温、油压、泵的运行情况，做设备的基本保洁等，工作强度不大，技术含量不高，却要求高度的岗位责任心。

四班三运转的工作是重复而刻板的。每天一接班，一行人将工作服、安全帽穿戴整齐，再踏上厚重的，几乎齐膝长的翻毛皮耐油靴，踢踢踏踏，走过机声轰鸣的现场，翻过轧机间狭窄的过梯，晃过油库后昏暗的光影，一串身影像被下方一只看不见的巨手猛地一拽，便消失在了油库的入口。然后八个小时坚守岗位，除了如厕，便不再上来，直到交班。

(下转第四版)

我和我的钢城

## 师傅

文/图 郭栓虎

1980年间，我在现场等待师傅比对图纸试装配件时，随手撕一张包装钢板的牛皮纸，速写师傅最美的瞬间，这个师傅姓宋。

“你会画，去技术科画图纸吧。”因为画这种小画，没想到我被分配去干起了机械制图的工作。而机械制图与画画是两码事，“机械制图”是用图样确切表示机械的结构形状、尺寸大小、工作原理和技术要求等，不能有半点艺术夸张。画图过程

我常常想起鲁迅先生为了美观，画人体解剖图时的那一段“谬论”。但是，这位宋师傅，人家可是一位好师傅。

宋师傅是八级钳工，是当时这个行业中的最高等级。他特别细心，善于观察，提出过很多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记得那时候，现场常听到有人喊：“叫宋师傅来！”只要他一到，所有的问题都不是个事。

